



刘贵菊跟闫娜相拥而泣。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本报联系山东诚信司法鉴定所

### 免费为闫娜一家 做亲子鉴定

本报记者 刘相华 韩笑

这个不幸的家庭一路过关斩将,迎来一道道曙光。16日下午3点,经本报联系牵线,山东诚信司法鉴定所的工作人员来到齐鲁医院病房,在认真核对各种材料后,为闫娜以及其疑似亲生父母采集血液、头发、口腔皮层样本。闫娜的“亲生父母”和养父母向医务人员深深鞠了一躬。

虽然从五官长相、遗弃时间等细节来判断,刘志臣和刘贵菊夫妇就是闫娜的亲生父母,但是双方还是希望通过亲子鉴定确定关系。做亲子鉴定的想法确定后,一家人又陷入了新的烦恼:能做亲子鉴定的机构这么多,到底哪家可信?另外做亲子鉴定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这让原本就经济拮据的他们更是雪上加霜。

本报记者经多方打听,与山东诚信司法鉴定所取得了联系。山东诚信司法鉴定所成立于2002年,隶属于山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是济南市首家获得法医物证实验室资质认定证书的司法鉴定机构,主要从事法医物证鉴定工作,人员技术、仪器设备、服务质量在国内、省内均属一流,从事亲子鉴定工作十余年来,从未出现差错。

听说闫娜的曲折经历后,山东诚信司法鉴定所当即决定,将分文不取,为闫娜一家进行免费亲子鉴定,并且将加快工作进程,争取以最快速度出鉴定结果,为闫娜骨髓移植争取时间!

因为闫娜做完大剂量化疗后,肺部感染严重,不能离开监护室,为此,诚信司法鉴定所的工作人员还破了一次例,专程赶到齐鲁医院病房,上门为闫娜一家提取样本。

记者了解到,亲子鉴定是法医学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等亲子鉴定结果出来后,会根据身体恢复情况做骨髓配型。如果一切顺利,闫娜就可以接受骨髓移植手术,获得新生。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帮助更多低保、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人群,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山东诚信司法鉴定所研究员李娟说,他们将加快工作进程,尽早给出鉴定结果。

### 一天花六七千 治疗费仍缺几十万

本报记者 刘相华 韩笑

记者了解到,加大化疗的剂量后,闫娜现在每天的治疗费用都在六七千元,不过白细胞却增长得比较缓慢。“化疗都做了一周多,前天抽血化验的时候,白细胞的指数才是0.08,远远低于正常水平。”

闫娜刚进行完一期化疗,现在在观察阶段,感染、发烧、咳嗽一直折磨着她,让她16天没有下过病床了。“这次化疗的剂量很大,我开始疯狂地掉头发,看来我离秃头不远了。”闫娜指着枕头上落满的头发,心情失落到了极点。

经过本报报道后,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心疼闫娜的不幸,纷纷向她伸来援助之手。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闫娜共计收到社会各界好心人的捐款约合16万元,前期支付医疗费后,目前所剩下的钱也就只够两三个疗程的支出,而如果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一次性就需要60多万元,资金缺口仍比较大。

如果社会好心人想帮助闫娜,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献出您的爱心:

(1)闫娜微信和支付宝账号:15098746596;

(2)账号:6236682340000674811  
 开户行:建行济南浆水泉路支行  
 开户人:闫娜

# “生了她没养她 我们对不住”

## 白血病女孩闫娜的亲生父母来济认亲 愿给孩子做骨髓移植



刘志臣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现金拿给闫娜。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本报记者 刘相华 韩笑

### “这闺女和她二姐长得像,错不了”

16日上午11点,闫娜的亲生父母——汶上县白石镇前郑村村民刘志臣和刘贵菊夫妇来到了齐鲁医院肿瘤中心7楼的病房门口。犹豫了几分钟,他们终于鼓起勇气推开了房门。

“孩子,对不起……对不起……”看到蜷缩在病床上的闫娜,刘贵菊走到病床前,将她紧紧地搂到怀里说道。两人相拥着,眼泪代替了这对母女之间所有的语言,刘志臣站在床边低头擦着眼泪。

闫娜拍着刘贵菊的背安慰道:“别哭了,你们也有难处,我理解。谢谢你们能来看我。”眼含热泪的父亲刘志臣走到病床前,将2000元钱放到了闫娜手上。“钱虽然不多,拿着买点好吃的吧。”

其实,早晨7点,刘志臣夫妇就赶到了医院。在得知自己女儿可能找到的消息后,夫妻俩一夜都没合眼,熬到凌晨四点,摸黑来到了大女儿家,让女婿找个车带着他们去济南。“一分钟都不想耽误,想赶快见到女儿。”刘志臣说。

到了病房门口,两人没了勇气进门。“闫娜和我二闺女长得像,错不了。”夫妇俩走进病房,很多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随即就被医生劝了出去。他们在医院走廊里站着,这一等就是4个小时。直到11点钟,医生结束查房,打开了病房大门,刘志臣夫妇就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感情了。

### 神秘的陌生人带来亲生父母消息

说起闫娜亲生父母是怎么被找到的,还要从一条微信说起。自从本报3月3日刊发了闫娜患白血病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以后,不断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给闫娜提供寻亲线

“生了她,却没养她,我们对不住孩子。我们愿意给孩子做骨髓移植。”闫娜的亲生父母刘志臣和刘贵菊夫妇说道。

27岁的闫娜被确诊为白血病急需亲人骨髓移植,却从父母那得知自己是抱养来的。连日来,本报对闫娜养父母为其寻找亲生父母进行跟踪报道,经过多日寻找,闫娜终于盼来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索。时间一天天过去,寻亲却没有任何头绪,就在大家颇感失望的时候,3月9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陌生人,在微信上给闫娜提供了一条宝贵的线索——她的亲生父母有可能就是汶上县白石镇前郑村刘志臣、刘贵菊夫妇。

微信上的信息这么具体,闫娜一家人又燃起了希望。她的养父通过他们所在的东疏镇,联系到汶上县白石镇政府。

最终将这个�息带给闫娜亲生父母的是前郑村的村干部。“我们村当时扔孩子的有10来户吧,村里把那些户排查完,才到我家和我说这个情况的。”刘志臣对记者说,他清晰记得当时的情形,吃过中午饭后,村干部到了他们家,把他单独喊了出去,“齐鲁晚报上登的这个寻亲孩子,你看看是不是你们家当年丢的那个。”“我拿到报纸仔细一看,孩子的出生年月、面貌,和我

当年生的孩子差不多。”刘志臣说,他和老伴一商量,决定到济南亲自见一面。

### “老人去世前,还咬定孩子出生就没了”

刘贵菊说,27年来,这是她和丈夫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三女儿”闫娜,怀上她时,已经生了两个女孩了。“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我贫血晕了过去,昏迷了四五天。醒来后,孩子爷爷说,孩子出生就没了。”由于信息不畅,在外打工的丈夫一个月后才赶回家。

刚出生的孩子为何去世?夫妻俩也有怀疑,多次想向老父亲问个究竟,但是老人不愿多说。伤心难过后,刘志臣夫妇只能接受这个现实。一年后,夫妻俩又生下个儿子。

一转眼,27年过去。“孩子的去向,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听到谁家孩子被抱走的消息,我心里总是咯噔一下。”刘贵菊流着泪说,“我们也向周围亲戚、朋友询问,他们都说是没了。我和孩子爸也想着找孩子,但是知道的信息太少,啥也打听不到。”

“去年12月,孩子爷爷咽气前,我还在问,我的三女儿到底是没了还是送人了,老人一口咬定,真的是去世了。”刘志臣哪能想到,自己的女儿当时已经躺在了病床上。“现在想想,都是因为我们家穷养不起她,还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我对不起闫娜。”刘志臣非常自责。

### “父母出现了,我没有被抛弃”

16日整个下午,刘贵菊都守在闫娜床前,给她掖被角,倒热水,似乎想要弥补多年来对女儿的亏欠。“你有两个酒窝,你的姐姐和弟弟都没有。”“中午吃得太少,你要多吃点。”“我们以后会常来看你”……刘贵菊寻找着话题和女儿聊天,却始终低着头,很少直视女儿的眼睛。“我曾想过,是不是亲生父母不愿意为我做配

型,但看到他们来了,我感觉没被抛弃。”闫娜说,自己有好多话不知该从何说起,她不愿恨亲生父母,她理解他们的无奈。

“孩子亲生父母找到了,我打心里高兴,骨髓配型有着落了。”闫娜的养母说,为了照顾闫娜,她辞掉了保洁员的工作,一步也不离开女儿身边。“生了她,却没养她,我们对不住孩子。谢谢你们把孩子当亲生的对待。谢谢没放弃给孩子治疗。”刘贵菊握着闫娜养母的手说。

### “老天保佑我们能配型成功”

现如今,闫娜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都已经成家。如果闫娜不被送出去,她就是家里的老三,大姐31岁,二姐29岁,她27岁,弟弟25岁。刘志臣夫妇给孩子做骨髓配型的信念非常坚定。“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会给孩子治疗。我们老两口先做配型,不行的话,她的姐姐弟弟再来,老天保佑,我们一家人能够配型成功。孩子还那么年轻,一定要把她治好。”

16日下午4点,护士给闫娜的病房送来了一张欠费单,闫娜拖欠了三万元的医药费,需要尽快支付。“一个星期前刚交了两万多,这怎么又欠费了?”闫娜的养母叹了口气,接过了催费单子,拿着银行卡去楼下交费了。40分钟后,闫娜的养母来到病房,把银行卡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包里。“刚才又刷了3万元,卡里剩下不到10万了,照这个花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不断增长的医疗费、不见好转的病情,折磨得闫娜不成样子了。她的精神状况已不如以前。不过亲生父母的到来,又让闫娜燃起了希望,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让闫娜更加坚定了治疗的信心。闫娜说,“亲生父母终于找到了,我的配型有希望了,心里的石头落地了。还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我一定不会放弃希望。”